

异常喜爱自然清新的事物,比如山水,比如草木,比如生动的画和流畅的音乐,所以,我尽管喜欢宁静的生活,却不喜欢那种令人窒息的沉寂。那些自然清新的事物特别易于吸引我,使我心生喜悦,流连忘返。那种从心底涌起的无言的快乐,犹如一群翩然飞起的鸟儿,在辽阔的云霄里自由徜徉。我也想过,这样的情绪可能不仅仅我一人有,许多人应该都是这样的。身在红尘,有几个人不喜欢自然清新的事物呢?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当我走向那片名叫嵩阴的山林时,我知道,我已经步入了我向往的那种自然清新之境了。

嵩阴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嵩山之南叫嵩阳,嵩山之北叫嵩阴,想一想,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恰当。默默品味着嵩阴这两个字,仿佛品味着一枚橄榄,滋味悠长,令人浮想联翩。抬头眺望远处,只见湛蓝的天空下白云悠悠,清新亮丽。那是一种使人倍感幸福的风光,蓝天透明而深邃,白云柔美而飘逸,如同飞翔的情感,可以生出无边无际的遐想来。那一刻,我的内心涌起了满满的、难以名状的欢喜。

松树依旧苍翠着,小路两旁的荒草随着山风的吹拂而摇曳,耳边回荡着阵阵的松涛,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置身在这个名叫听涛崖的地方,听涛崖——这个名字真是贴切,在这里,真的能听到

散文

嵩阴之悟

王吴军

阵阵的嵩阴之上。上午,阳光明媚的上午,突然地,我想起了许多的向往和温暖,无法抑制地思念,犹如山风一样紧紧的覆盖了我,一步步,我陷入了遐思的深渊,迷离,恍惚,闭上双眼,整个都是心中渴慕的温暖的身影。我真想如山风一样自由,可以尽情到达自己想去的

地方,那才是真正的爱,那是鲜活的、永远的、一辈子都可以相守的爱。那样美好的爱,悄然落入我的心田。我知道,那身影始终都在,挥不去,走不掉,有了这样的身影,我的远方才是幸福的。我总想着明天和今天是不一样的,我也曾无数次憧憬着无数个的明天。人有梦想就是好的。少年时,我常羡慕那些侠客行走江湖的自由与洒脱,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展翅飞翔需要的是勇气和力量,也需要温暖的相伴。

在松涛呼啸的声音里,我来到了高高的山顶上,那里有一个亭子,我看到在亭子的一根柱子上,有人用刀刻了这样的话:“我永远爱你。”我沉思着,若想永远爱一个人,就必须去掉人性的脆弱和复杂,这样才能去面对自然的沧桑。

更多的时候,海誓山盟也是真诚的,令人感动。我想着,如果我和我爱的人到嵩阴,我不会用刀去刻下“我永远爱你”这句话,因为爱有时候不用说出来,只要彼此真的爱,一切就都在自己的手里把握着。若是我和我爱的人到嵩阴来,我只想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看云飞云落,直到日暮,直到夜深,我会心怀幸福,有她和我分享这里的美丽,足够幸福。

嵩阴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适合演绎爱情的故事的。人不能蜷缩起自己的激情和想象。我看看远方,又看看嵩阴的松林,想,大自然是给予梦想的人的最美好的馈赠。有梦想使人随时能感到阳光的暖意,梦想让人的心灵变得美丽,尽管有些美丽心灵的声音是寂寞的,但依然会有人能感觉到,并且懂得。



气壮山河(国画)

王友一

新书架 《我是人间惆怅客》

王夏萌

红楼热映后,“漫漫古典情”又在市场上掀起一股古典唯美的风气。古今最莫过于唐诗,而最迷人的诗篇属于晚唐李商隐。提起李商隐,人们就会想到他谜一般的无题诗,自然也会想到他谜一般的爱情故事。华文天下图书公司近期出版的《我是人间惆怅客:解谜李商隐的锦瑟人生》以诗读人,还原一个深情而专情的失意才子。才女作家倾慕紫蓝以爱情的姿态写

李商隐,而读者亦在以一种爱情的姿态遇见她的书,李商隐经历了和女道士宋华阳、后房、柳枝的恋爱,结发妻子病逝之后,再没爱上人。当这些爱情一段一段从他身边飞渡,再翻开他在每一段爱情中写的首首绝美的情诗,也不禁感叹,原来那写爱情,当初行之有多伤痛,而后竟是如此的让人追念。“爱而不得”四个字肝肠寸断地描写了李商隐一生的爱情悲剧。作者首次详尽解读李商隐的锦瑟人生,以独特感知和诗性文笔,带领读者感受李商隐的旷世诗情。

现代诗坛

李山的诗

殷墟

一座火山
在3300年的一个雨夜喷发

然后就慢慢沉寂了
在涇河岸边,积了一层
厚厚的灰尘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一片有图画般纹饰的
骨头被人从土里认出

一百万片甲骨被人认出
还有竹筒。鼎。一锅
煮熟的肉。一坛
未启封的酒

一个漂亮王妃掏耳的
勺子。迷人的身架
她的名字也迷人——妇好

火山正在喷发
它一刻也没有静止
一直在那里燃烧,发光
冒淡蓝的烟

每个火山岩
都有一个民族的秘密
它们在一个被尊称为殷的
地心深处沉默,燃烧
让接近它的人心怀敬畏
小心翼翼

停一段时间一不小心
不知从里面又会喷出什么
——那座微微冒烟的火山

西峡印象

水流潺潺的闲适
白墙。老屋
缓缓升起的炊烟

坐下来
一切都轻了
透明的空气。云彩
它们都在,又都不在

星辰般安详
片片翠竹轻摇。村庄
真实得像一个孩子

一条河驮来的城市

一个水洗出来的城市
它的根扎在十米以下

城头站满了菊花
四条运河交织环绕
绣成一幅画图
几个朝代打马而过
带着一声声瓷的脆响

雾起东南
柳树暗暗泛绿
矾楼灯火方酣
州桥的明月慢慢西移
有船即将靠岸。相国霜钟
惊醒了城头夜鸦。此夜的东京
不知又有多少人酒醉不归

雪依然阴冷。意念中的月
破雾而出。白河千年后成冰
并辔而行,那些心中有玉的人
注定一生幸福安宁

独山
踏着某种节拍,直达

一种柔软的硬

独山
在那里孤独求败
两个半诗人就着千年灯火
指点江山

打马的人已远去。宝物
散落四方,民间打造的传说
仍在深夜断续

雪依然阴冷。意念中的月
破雾而出。白河千年后成冰
并辔而行,那些心中有玉的人
注定一生幸福安宁

诗人简介:李山,河南封丘县人。在《诗刊》、《人民日报》、《星星》、《诗潮》、《绿风》等省内外报刊发表作品200多篇(首)。2010年参加《诗刊》社第26届“青春诗会”。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舞袖(摄影)

吴建国

微杂俎

元旦与春节

程勉学

在上古时,我国元旦和春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我们的祖先以五谷熟,四时尽而改年更岁。《尔雅》云:“元,始也;旦,早也。”可见元旦的古意是一年之始,一日之晨。相传五帝时期,颛顼以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在此基础上,夏朝开创了夏历,俗称农历(阴历),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到了商周秦三代,“王者得政,示从我始”,各代均推崇本朝,将元旦日期从正月初一

依次前移至十二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和十月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根据人们长期的天文观察记录,纠正了前三代提前过元旦的错误,才又恢复了孟春月的第一天即正月初一为元旦,一直延续到清末。而我国古代的春节,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日”,到了南北朝时,春节是指整个春季。自汉武帝后,才将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自此,元旦和春节方为同一天。1949

小说

想

崔立

老张最近发觉,好像自己年纪真的是大了。一坐下来,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去,一个人木木地坐在客厅里,脑子里开始天马行空地想去,一想就是老半天。老张有些不明白,这是不是和自己退休了有关呢。习惯了以前一直忙忙碌碌的这回事,这猛地一停下来,还真有些不习惯。

晚上,老张一觉醒来,发觉老张还在辗转反侧,显然,是没睡着。老伴问老张,干吗不睡啊你。老张苦笑说,我在想。想?你有什么好想的?老伴听着有些迷糊。老张没再说话,只是把背留给了老伴。

老张想啊想,老张其实是想到了几十年未曾回过的故乡。老张脑子里想

到了那些以前的已经模糊的人和物。老张还发现,自己居然想到了小芳。那还是突如其来地想到了。老张还记得,那时的小芳,常缠着自己,说要给自己当媳妇。老张还想,若不是当年自己跟着父母一起离开了故乡,不知道小芳会不会嫁了自己呢。

随着小芳的出现,老张萌发回故乡的想法,就显得更顺理成章了。

可当老张向老伴提出这个想法时,老伴是反对的。

老伴说,都老胳膊老腿了,那么远的

路,你行吗?老张很有力量地说,绝对没问题。

可老张说得再没问题,老伴还是免不了有些担心的。最后,老伴想了想,说,要不,我陪你一起回去吧。老张朝老伴看了一眼,其实,老张是想拒绝的,可又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拒绝。老张只好答应下来。

回故乡的路确实是远了些。

老伴原本是想坐飞机的,可老张说,他不想坐飞机,他想坐火车,想重温一下几十年前走过的老路。

连着几天几夜的火车的颠簸,从火

车上下来,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汽车再转汽车。循着若干年前的记忆,在一个山脚下停了下来。远远地,能望见许多房子,藏在山与山之间。

老张和老伴气喘吁吁地又走了好半天的山路,终于算是走到了。那些破落的房子,一如记忆中的故乡。

不过,走过身边的村民却不认识老张,问老张,你是谁啊?找人吗?

老张说了依稀记得的小时候几个玩伴的大名,那村民只是一个劲地摇头。老张想了想,忽然想到了他们的绰号,老张说了其中一个人的绰号。

那村民愣了愣,说那是俺爹。村民把老张领到了一个显得很精神的老头面前,老头看了半天,都没认出来是谁。老张笑了,说了自己小时时的绰号。老头乐了,说,是你小子啊。

当天晚上,老头找来了当年和老张一起玩过还健在的那些老哥们儿,大家就着村里自酿的酒好好地喝了起来。

在喝酒时,不知是谁先提了老张的名字,大家就一个劲地笑逐颜开地开起了老张的玩笑,说当年老张走后,小芳可一直站在村口盼着老张回来呢。那

块小芳常站的位置,差不多都被叫成“望夫崖”了。老张的酒喝得确实有些多了,忘了老伴在身边,竟一个劲地问小芳现在怎么样了?当得知五年前,一场大病夺去了小芳的生命。老张忽然发觉自己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老张在老头的帮忙下,带着老伴一起去了小芳的墓地。老张很是认真地拜祭了一番。老张没注意到老伴的脸色越来越差。

回家的路上,老伴几乎没和老张说话,也没问老张小芳是谁?开始老张还在想,老伴为什么不问呢。后来老张也差不多忘了这事,老张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些故乡人的音容笑貌,还有若干年前留在自己脑子里的故乡的一些影像。

到家的那个晚上,老张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老张睡得很香,好久没这么畅快地睡了一觉了。

一觉醒来,老张发觉老伴还在辗转反侧。老张记得,老伴一向很能睡的啊。老张摸摸老伴的头,没发烧啊。老张看着有些不放心的,问老伴,你怎么了?

半天,老伴看了老张一眼,认真地说,我在想。

像迪谦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喜欢钻研学问,与世无争。许多西方文学里爱把这样的学者形容成不爱修边幅的糟老头,英文还有一个说法叫absent-minded professor(心不在焉的教授)。在1949年前的北京,他在有名的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学新闻学。几个老师是美国来的,用英文授课,因此他的英文掌握得很好。

他这一生最爱的就是读书,尤其是中西的古典文学、哲学。迪谦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自由,在大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他对那些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进步学生很佩服,因为他们都积极而聪明。1949年以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他正好修完了大学学业,当然很希望到个去报社去工作,但是他被当时的政治教育所说服,一定要听党的话,虽然他当时还不是党员。

迪谦把他分配到到一个很小的建筑工地上去做领导工作。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下,他百分之百地服从分配,愿意走向基层去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他爱上了这份工作。1954年,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以后开始变得极端起来,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可笑。”迪谦轻轻地说,“我把在家庭和大学里所受的教育全都否定了,也开始认为,那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西方的文学,西方的音乐我都拒绝再去接触它们,现在回想起来都太天真了。我现在又开始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什么舒伯特、舒曼、贝多芬、莫扎特啊,觉得很悦耳。实际上我应该属于一个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迪谦永远只想到别人好的方面,对别人很宽容。对自己要求得很严,这和我们母亲的教育有关。迪谦向我解释说,“不过,办这样的杂志有什么意思啊!宣传喉舌,没有自己的观点。”迪谦又开始责备起来,“你应该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

迪谦举起了手往下压了压迪谦的锐气,摆摆手说:“办这样的杂志,也是需要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不希望别人为了这个事情替他发愁。

母亲的骨灰

我早就从迪谦口中不断地听说,他有一个姐姐叫敏谦,是个女强人,英文说得一流,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她为人正直忠诚,疾恶如仇。以前她是个百分之百的虔诚基督徒,饭前还要祷告。1948年她秘密参加共产党以后又是个绝对忠实的共产党

战士。只要是党的决定,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她经常代表中国妇联只身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绝对不会利用机会搞私人旅行。她在联合国妇女委员会工作期间,拿到的联合国生活补贴费,分文不取,全数交公。

敏谦姐姐敏谦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院里,我们每次来到那里,敏谦总要批评几句:“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公用的地方,脏成这样也没人打扫。”听他这句话,我经常发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无论我们在莫斯科、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只要是社会主义大楼,属于国家的房子,公共场永远是没人管的。

敏谦是和儿子小锋、媳妇范冰合住的。这对新夫妇刚结婚,在公寓的门口还贴着红色的双喜字。进了门,就是一个很小的走道,走道左右是两间卧室,走道南边是厨房和卫生间。敏谦的房间既是她的卧室,也是餐厅。今天小锋的情绪特别高涨,他在工地上去做领导工作,他去一个房间里跑来跑去,一会儿端茶,一会儿端小点心,忙个不停。

“外国媳妇访问我们的小茅屋,这太荣幸了,这可是个大事啊!明天所有的邻居都会知道的。”

他的新婚妻子范冰坐在敏谦的床沿上看着我们笑,好像在欣赏电视里的一个喜剧片。屋子里的暖气烧得热不可耐。

“能不能把暖气关小点?”我问。

“不行。”小锋说,“要么就是开,要么就是关。”

我脱下厚毛衣,露出短袖的T恤衫,喘了一口气。

敏谦立刻警告我说:“小心点,你会感冒的,你看我穿多少东西。”在她的缎子棉袄里还有一件毛衣和衬衫,为了使缎子棉袄不那么快脏,在外面又套上了件棉袄。我们在这儿穿衣服就像是包蒜头似的,不管有多冷或多热,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的。目的是为了在冷热不均的时候不要感冒。”

“那好吧。”我说,然后把毛衣披在肩上。敏谦显得要比她实际年龄要年轻,说话铿锵有力。只是多年来患有失眠症,经常服用安眠药,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时落下的病根。当她在五七干校隔离审查时,人们怕她自杀,就在地睡觉的地方点着明晃晃的灯,就一直派人看守她,这使她彻夜难眠。在敏谦屋子里的书桌上,支着两个相框,一张是她妈妈的照片,一张是她的大儿子朱铁的,迪谦拿起了她儿子的照片问:“他现在该多大年纪了?”

“是的。”她依旧低垂着眼睛,摇动手中的茶杯。

“我希望贵公司以最谨慎的态度处理此事。”

“我们能帮您什么忙?”

理查回答时,压低了音量:“我希望我的假定不会太过唐突,那就是你已经了解我在政治方面的工作。”

“当然不会,托拜生先生——”玛拉犹豫了一下,改口叫他的名字,“理查。”

“你可能不清楚,我还有其他的事业。当我越来越接近蒙主恩宠时,我的良心也越来越清晰,它驱使我用部分财产创立一个基金会,资助那些遗址的挖掘和历史研究活动,其中一个挖掘地点就在著名的丝绸之路。过去两天内我接到了两个紧急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负责挖掘的考古学家打来的,他告诉我,他们挖出了一张十五世纪中国明朝远洋船队将郑和的航海图。据说这张地图是由郑和船队根据他们航行的路线所绘制的,那是当时中国人所知的整个世界——亚洲、非洲,以及部分阿拉伯世界,还有其他一些地区。如果此事属实,这张地图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即使它不够完整。”

惊讶之余,玛拉一时忘了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忍不住开口道:“这样的地图可是无价之宝!”

“一般人都会这么想。”他淡淡地说,“另外一个电话是他们通知我地图出土的当天晚上——也就是昨晚,在挖掘现场被偷走了。所以我得聘请你,不惜一切代价帮我找回这张地图——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并把它还给我。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但绝不能曝光。此外,我希望避开官方的巧取豪夺和干涉。”

玛拉靠回椅背。理查这种为人,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另一项工作?她公司的

主营业务,是迅速、公正、隐秘地为

客户解决艺术品或工艺品方面的棘手问题,但对另一些客户来说,它则是负责疏通各种法律渠道,以使他们手上

盗来的收藏品合法、顺利地进入市场——活跃的艺术品赃物交易市场,每年约有六十亿美元的价值。然而这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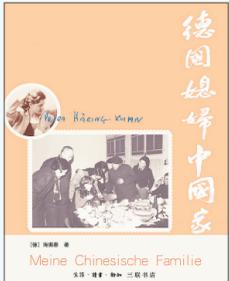
者都只是她公司业务台面上的部分。如有必要,玛拉会将那些失窃的艺术

品还给她眼中真正的主人,公司游走于灰色地带,既不站在法律这边,也不

倒向罪犯那边。玛拉经常跟窃贼、赃物

交易商和委托她寻找失物的收藏家们

打交道。盗窃艺术品的会来找玛拉,



德国媳妇中国家

“不能把暖气关小点?”我问。

“不行。”小锋说,“要么就是开,要么就是关。”

我脱下厚毛衣,露出短袖的T恤衫,喘了一口气。

敏谦立刻警告我说:“小心点,你会感冒的,你看我穿多少东西。”在她的缎子棉袄里还有一件毛衣和衬衫,为了使缎子棉袄不那么快脏,在外面又套上了件棉袄。我们在这儿穿衣服就像是包蒜头似的,不管有多冷或多热,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的。目的是为了在冷热不均的时候不要感冒。”

“那好吧。”我说,然后把毛衣披在肩上。敏谦显得要比她实际年龄要年轻,说话铿锵有力。只是多年来患有失眠症,经常服用安眠药,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时落下的病根。当她在五七干校隔离审查时,人们怕她自杀,就在地睡觉的地方点着明晃晃的灯,就一直派人看守她,这使她彻夜难眠。在敏谦屋子里的书桌上,支着两个相框,一张是她妈妈的照片,一张是她的大儿子朱铁的,迪谦拿起了她儿子的照片问:“他现在该多大年纪了?”

“是的。”她依旧低垂着眼睛,摇动手中的茶杯。

“我希望贵公司以最谨慎的态度处理此事。”

“我们能帮您什么忙?”

理查回答时,压低了音量:“我希望我的假定不会太过唐突,那就是你已经了解我在政治方面的工作。”

“当然不会,托拜生先生——”玛拉犹豫了一下,改口叫他的名字,“理查。”

“你可能不清楚,我还有其他的事业。当我越来越接近蒙主恩宠时,我的良心也越来越清晰,它驱使我用部分财产创立一个基金会,资助那些遗址的挖掘和历史研究活动,其中一个挖掘地点就在著名的丝绸之路。过去两天内我接到了两个紧急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负责挖掘的考古学家打来的,他告诉我,他们挖出了一张十五世纪中国明朝远洋船队将郑和的航海图。据说这张地图是由郑和船队根据他们航行的路线所绘制的,那是当时中国人所知的整个世界——亚洲、非洲,以及部分阿拉伯世界,还有其他一些地区。如果此事属实,这张地图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即使它不够完整。”

惊讶之余,玛拉一时忘了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忍不住开口道:“这样的地图可是无价之宝!”

“一般人都会这么想。”他淡淡地说,“另外一个电话是他们通知我地图出土的当天晚上——也就是昨晚,在挖掘现场被偷走了。所以我得聘请你,不惜一切代价帮我找回这张地图——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并把它还给我。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但绝不能曝光。此外,我希望避开官方的巧取豪夺和干涉。”

玛拉靠回椅背。理查这种为人,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另一项工作?她公司的

主营业务,是迅速、公正、隐秘地为

客户解决艺术品或工艺品方面的棘手问题,但对另一些客户来说,它则是负责疏通各种法律渠道,以使他们手上

盗来的收藏品合法、顺利地进入市场——活跃的艺术品赃物交易市场,每年约有六十亿美元的价值。然而这两

者都只是她公司业务台面上的部分。如有必要,玛拉会将那些失窃的艺术

品还给她眼中真正的主人,公司游走于灰色地带,既不站在法律这边,也不

倒向罪犯那边。玛拉经常跟窃贼、赃物

交易商和委托她寻找失物的收藏家们

打交道。盗窃艺术品的会来找玛拉,

“不能把暖气关小点?”我问。

“不行。”小锋说,“要么就是开,要么就是关。”

我脱下厚毛衣,露出短袖的T恤衫,喘了一口气。

敏谦立刻警告我说:“小心点,你会感冒的,你看我穿多少东西。”在她的缎子棉袄里还有一件毛衣和衬衫,为了使缎子棉袄不那么快脏,在外面又套上了件棉袄。我们在这儿穿衣服就像是包蒜头似的,不管有多冷或多热,一定要包得严严实实的。目的是为了在冷热不均的时候不要感冒。”

“那好吧。”我说,然后把毛衣披在肩上。敏谦显得要比她实际年龄要年轻,说话铿锵有力。只是多年来患有失眠症,经常服用安眠药,这都是文化大革命时落下的病根。当她在五七干校隔离审查时,人们怕她自杀,就在地睡觉的地方点着明晃晃的灯,就一直派人看守她,这使她彻夜难眠。在敏谦屋子里的书桌上,支着两个相框,一张是她妈妈的照片,一张是她的大儿子朱铁的,迪谦拿起了她儿子的照片问:“他现在该多大年纪了?”

“是的。”她依旧低垂着眼睛,摇动手中的茶杯。

“我希望贵公司以最谨慎的态度处理此事。”

“我们能帮您什么忙?”

理查回答时,压低了音量:“我希望我的假定不会太过唐突,那就是你已经了解我在政治方面的工作。”

“当然不会,托拜生先生——”玛拉犹豫了一下,改口叫他的名字,“理查。”

“你可能不清楚,我还有其他的事业。当我越来越接近蒙主恩宠时,我的良心也越来越清晰,它驱使我用部分财产创立一个基金会,资助那些遗址的挖掘和历史研究活动,其中一个挖掘地点就在著名的丝绸之路。过去两天内我接到了两个紧急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负责挖掘的考古学家打来的,他告诉我,他们挖出了一张十五世纪中国明朝远洋船队将郑和的航海图。据说这张地图是由郑和船队根据他们航行的路线所绘制的,那是当时中国人所知的整个世界——亚洲、非洲,以及部分阿拉伯世界,还有其他一些地区。如果此事属实,这张地图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即使它不够完整。”

惊讶之余,玛拉一时忘了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忍不住开口道:“这样的地图可是无价之宝!”

“一般人都会这么想。”他淡淡地说,“另外一个电话是他们通知我地图出土的当天晚上——也就是昨晚,在挖掘现场被偷走了。所以我得聘请你,不惜一切代价帮我找回这张地图——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并把它还给我。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但绝不能曝光。此外,我希望避开官方的巧取豪夺和干涉。”

玛拉靠回椅背。理查这种为人,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另一项工作?她公司的

主营业务,是迅速、公正、隐秘地为

客户解决艺术品或工艺品方面的棘手问题,但对另一些客户来说,它则是负责疏通各种法律渠道,以使他们手上

盗来的收藏品合法、顺利地进入市场——活跃的艺术品赃物交易市场,每年约有六十亿美元的价值。然而这两